



| 经典名著 大家名译 |

闻 钟◎主编◎

地心游记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全译典藏版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经典名著 大家名译 |

闻 钟◎主编

地 心 游 记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全译典藏版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心游记：全译典藏版 / (法) 凡尔纳著；陈筱卿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经典名著大家名译)

ISBN 978 - 7 - 100 - 11889 - 7

I. ①地… II. ①凡… ②陈… III. ①科学幻想
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939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地心游记(全译典藏版)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889 - 7

2016年1月第1版

开本 915×630 1/16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23.8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里登布洛克叔叔	003
第二章	神秘的羊皮纸	008
第三章	叔叔也困惑不解	013
第四章	我找到了钥匙	021
第五章	叔叔念那张羊皮纸	026
第六章	叔侄辩论	032
第七章	准备出发	040
第八章	出 发	047
第九章	在冰岛	054
第十章	冰岛的一顿晚餐	061
第十一章	向导汉斯·布杰尔克	066
第十二章	去往斯奈菲尔的路上	072
第十三章	向斯奈菲尔靠近	078
第十四章	无谓的辩论	083
第十五章	斯奈菲尔山顶	089
第十六章	火山口中	094
第十七章	真正的探险之旅开始了	100
第十八章	海面以下一万英尺	105
第十九章	“必须实行配给了”	111
第二十章	死胡同	116
第二十一章	渴得难受	121

第二十二章	仍旧没有水·····	125
第二十三章	汉斯真棒·····	130
第二十四章	海 下·····	135
第二十五章	休整一日·····	139
第二十六章	只剩我一人·····	144
第二十七章	迷路了·····	147
第二十八章	模模糊糊的声音·····	151
第二十九章	终于脱险·····	156
第三十章	“地中海”·····	160
第三十一章	木 筏·····	167
第三十二章	第一天航行·····	172
第三十三章	大海兽·····	179
第三十四章	阿克赛尔岛·····	186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	191
第三十六章	我们往何处去·····	196
第三十七章	人 头·····	202
第三十八章	叔叔的演讲·····	207
第三十九章	会是人吗·····	213
第四十章	障 碍·····	220
第四十一章	往下走·····	226
第四十二章	最后一餐·····	231
第四十三章	爆 炸·····	237
第四十四章	我们在哪儿·····	243
第四十五章	尾 声·····	249
作者故事	·····	253
延伸阅读	·····	256
本书名言记忆	·····	256
读书笔记	·····	257
“亦真亦幻”地心游	·····	257
主要人物关系	·····	260
品读思考	·····	262

地心游记

一张神秘的羊皮纸，一次穿越地心的探险旅程，种种惊心动魄的奇遇，揭开了地下世界的神秘面纱。让我们跟随痴迷科学的里登布洛克教授，富于冒险精神又勇敢、镇定的阿克塞尔，沉静、稳健、充满热情的向导汉斯，一起去领略光怪陆离的地下世界，收获丰富的科学知识吧！



第一章

里登布洛克叔叔

导读：里登布洛克叔叔是地质学教授，作为他的侄子，我深知这位学者的怪脾气和真实性情。这天他回家很早，脚步沉重，径直奔向书房。他厉声喊我过去，我加快步伐跑去书房。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863年5月24日，星期日，我叔叔里登布洛克教授匆匆忙忙地回到自己的小宅子。他的住宅是在科尼斯街十九号，那是汉堡旧城区里的一条最古老的街道。

女仆玛尔塔刚把饭菜坐在炉子上，以为自己把饭做晚了呢。

“这下可好，叔叔是个急脾气，说饿就饿，饭菜马上就得端上来，否则他会大声嚷嚷的。”我心里在作如是想。

“里登布洛克先生今天回来得这么早呀！”玛尔塔轻轻推开餐厅的门，紧张惶恐地对我说。

“是回来得早了些，玛尔塔。饭未准备好没有关系，现在两点还没到呢。圣米歇尔教堂的钟刚敲了一点半。”我回答她道。

“可教授先生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自己大概会告诉我们原因的。”

“他来了！我得走开了。阿克赛尔先生，请您跟他解释一

下吧。”

玛尔塔说完便回到厨房里去了。

我留在了餐厅里。可是，教授脾气急躁，而我又优柔寡断，让我如何去叫教授熄熄火呢？于是，我便打算溜回楼上我的小房间里去，可是，大门突然被推开了来；沉重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地响。屋主人穿过餐厅，径直奔向自己的书房。

在穿过餐厅时，他把自己那圆头手杖扔在了屋角，又把宽边帽子扔到了桌上，并向我——他的侄儿大声喊道：

“阿克赛尔，跟我来！”

我正要跟过去，只听见教授已经不耐烦地又冲我喊了一嗓子：

“怎么了？你还不过来！”

我赶忙奔进了我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师的书房。

里登布洛克其实人并不坏，这一点我心知肚明。但是，说实在的，除非出现什么奇迹，否则他这一辈子都是个可怕的怪人。

他是约翰大学的教授，讲授矿物学。他每次讲课，总会发那么一两次火的。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学生是否都来上课，是否认真听讲，是否将来会有所成就。说实在的，这些事对他来说，都是细枝末节，小事一桩，他从不放在心上。用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他这是在“主观地”授课，是在为自己讲课，而不是在为他人讲课。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是一个科学的源泉，但想从这科学的源泉汲取水分，那却并非易事。

总而言之，他是个慳吝（qiānlìn，吝啬；小气）人。

在德国，有这么几位教授同他一个德性。

遗憾的是，我叔叔虽身为教授，但说起话来却并不利索。在熟人之间情况尚好，在公开场合就很不尽如人意了。对于一位授课者，这可是个致命的弱点。确实，他在学校讲课时，常常会突

然卡壳，常常因为某个刁钻古怪、生僻难说的词而打住话题。那个词在抗拒着他，不愿就范，以致把教授逼到最后，只好说出一句不太科学的粗话，然后自己又火冒三丈，大发脾气。

在矿物学中，许多名称都采用的是半希腊文半拉丁文的名称，十分难发音，甚至诗人见了都挠头。我这并不是在对这门科学大放厥词（原指极力铺陈辞藻，现多指夸夸其谈，大发议论〔含贬义〕），我根本就没这个意思。可是，当你碰到一些专有名词，比如：“零面结晶体”“树脂沥青膜”“盖莱尼岩”“方加西岩”“钼酸铅”“钨酸锰”“钛酸氧化铪”等时，口齿再伶俐的人读起来也磕磕巴巴的。

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知道我叔叔这一情有可原的毛病，他们借机来出他的洋相，专门等着他碰上这种麻烦词，看他出错，等他发火，借机开心。这么做，即使在德国人看来，也是很失礼的。来听里登布洛克教授讲课的人总是很多，但其中总有不少的人是专门来看教授大发雷霆，并以此为乐的。

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我叔叔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虽然有时会因动作笨拙而把标本搞坏，但他却具有地质学家的天赋和矿物学家的敏锐观察力。他在他的锤子、钻子、磁针、吹管和硝酸瓶中间可是如鱼得水、驾轻就熟。他能够凭借一块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熔性、声响、味道，毫不犹豫地判断出它在当今科学所发现的六百多种物质中属于哪一种门类。

因此，在各高等院校及国家学术学会中，里登布洛克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亨夫里·戴维先生（1778—1829，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德·洪伯特先生（1769—1859，德国博物学家、旅行家）、约翰·富兰克林（1786—1847，英国航海家、探险家，在极地考察时不幸身故）、爱德华·萨宾爵士（1788—1883，英国物理学家，研究地球磁场，并赴北极考察）等，每次路过汉堡，都要前来拜访他。此外，安托万·贝克莱尔先生（1788—

1878，法国物理学家)、雅克·约瑟夫·埃贝尔曼先生 (1814—1852，法国化学家)、戴维·布雷维斯特爵士 (1781—1868，苏格兰物理学家)、让·巴蒂斯特·迪马先生 (1810—1884，法国化学家)、亨利·米尔纳-爱德华先生 (1800—1885，法国动物学家、生理学家)、亨利·艾蒂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先生 (1818—1881，法国化学家) 等也都喜欢向我叔叔求教化学领域里的一些棘手的问题。我叔叔在化学这门科学中，有过许多重大发现。1853年，奥托·里登布洛克教授在莱比锡出版了《超结晶学通论》。这是一本附有铜版插图的巨著，但因成本过高，赔钱不少。

另外，我叔叔还当过俄国大使斯特鲁维先生的矿物博物馆馆长。该博物馆之馆藏在整个欧洲享有盛名。

在厉声呼喊我的正是这个人。他身材高挑，清瘦，腰板结实，一头金发，人显年轻，虽已届五旬，但看上去顶多四十来岁。他的两只大眼睛总在宽大的眼镜后面转动；他的鼻子细长，像是一把刀具。有些调皮的学生说他那鼻子好似吸铁石，能够吸起铁屑。其实，这是胡说，他的鼻子倒是喜欢吸鼻烟，而且吸得很多。

还有一点，我得补充一句，我叔叔走路时步子很大，一步可迈出三英尺，而且走路时双拳紧握。这表明其脾气之暴烈，因此，别人对他总是敬而远之。

里登布洛克叔叔所住的科尼斯街的宅子，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房子，山墙呈锯齿状，屋前有一条蜿蜒曲折的运河穿过汉堡旧城，与其他运河相通。1842年这里曾发生一起大火，但科尼斯街区却幸免于难。

没错，这所老房子是有些歪斜，而且中间凸出，倾向马路。它的屋顶也像美德协会（德国的一个政治团体，于1808年成立，旨在激励人民，以振兴普鲁士。该团体成员多为大学生）的学生所戴的帽子。该屋的垂

直度也颇为不佳。不过，总的来说，还算是挺牢固的，因为屋前长着一棵根深叶茂的老榆树。每到春天，榆树花便会伸到玻璃窗里来。

我叔叔在德国教授中算是颇为富有的。这所房子以及居住在里面的人，全都为他所有。居住其中的有：他的养女格劳班，芳龄十七，维尔兰（爱沙尼亚一城市名）人；另外就是女仆玛尔塔和我。我无父无母，是他的侄儿，自然就当了他在科学实验的助手。

说实在的，我对地质学也入了迷。我的血管里也流着矿物学家的血液，因此，我不会讨厌那些弥足珍贵的石头。

总而言之，尽管科尼斯街这个小屋的主人脾气古怪，但大家住在这里还是很惬意的。叔叔虽然脾气急躁，但还是挺喜欢我的。他生来就是这么个急脾气，也无可厚非，知道了也就行了。

4月里，他在客厅的陶土盆里种了些木樨草（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北非，可作为芳香的园艺植物布置花坛）和牵牛花，你瞧瞧吧，他天天早晨都要跑去拉拉叶子，想让花草长得快些。

第二章

神秘的羊皮纸

导读：叔叔非常兴奋——原来他得到了一本用古冰岛文写的书。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这本书有多伟大，忽然书里掉出来一张写满卢尼字母的羊皮纸，他怎么都看不懂，不由得大发脾气，连神圣的午餐也不吃了。

他的书房简直就像是一间博物馆。所有的矿物标本都工工整整地贴上了标签，按照可燃矿物、金属和岩石三大类别，井然有序地摆放着。

我对这些矿物学里的玩意儿真的是太熟悉了！我经常放弃与同龄的孩子们玩耍，高兴地去抚摩那些石墨、无烟煤、褐煤、木炭、泥煤标本。我还去替那些沥青、树脂、有机盐标本掸去灰尘。另外，我也没忽视那些其相对价值在科学标本的绝对平等面前已完全消失了的金属矿石——从铁矿石到黄金矿石。再有就是那些一堆堆的岩石，数量之多，是可以建造一座我们这样的小屋了。要是真的用这些岩石造屋，那对我来说，就宽敞多了。

可是，当我走进这间书房时，我却并未考虑这些珍宝。我脑子里缠绕着的就是我的叔叔。

他坐在他那把乌德勒支（荷兰地名，以呢绒制造闻名）绒的大扶手

椅里，手里拿着一本书，在钦羨无比地观赏着它。

“多么了不起的书啊！多么了不起的书啊！”他大声地喊道。

他的赞叹使我立即想起我的这位教授叔叔闲暇时喜欢收藏图书。但在他看来，只是那些难以觅得且难以读懂的书才是无价之宝。

“你看到这本书了吗？”他对我说道，“这可是一件奇珍异宝啊！是我今天上午在犹太人埃弗琉斯的小书店里觅得的。”

“真棒！”我装着兴奋的样子敷衍（做事不负责任或待人不恳切，只做表面上的应付）道。

说实在的，不就是一本旧书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书脊和封面看上去都是粗糙的牛皮制的，书都已经变旧发黄了，里面还夹着一枚褪了色的书签。

可此刻，教授依然沉浸在惊喜之中，仍在不停地赞叹着。

“你看，”他自问自答地说，“这本书漂亮不漂亮？简直是美不胜收啊！你瞧这装帧！这本书翻看起来容易不？很容易，因为翻到任何一页它都平稳地摊开着。它合起来严实不？很严实，因为它的封面与书页紧紧地合在一起，任何地方都不会张开和散落。它的书脊都六七百年了，也没有一点裂痕！啊！这种装帧连伯泽里安、克洛斯和普尔高尔德（此三人均为十九世纪的书籍装帧大师）见了也都会自愧弗如的！”

叔叔边自言自语边不停地翻弄着这本旧书。我虽然对它一点兴趣也没有，但也只得勉为其难地问一声叔叔此书的内容。

“这本奇书书名是什么呀？”我表情略显夸张地问道。

“这本书吗？”叔叔激动不已地回答我说，“是斯诺尔·图勒松（斯诺尔·图勒松系作者笔误，应为斯诺里·斯图吕松〔1179—1241〕，冰岛领主，诗人，其著作《王纪》系北欧古代文学的主要作品之一）的《王纪》。此人系十二世纪冰岛的著名作家，讲述的是挪威诸王统治冰岛的编

年史。”

“是吗？”我假装惊讶地说，“那它一定是德文译本了？”

“哼！”叔叔有点动气地说，“译本？我要译本干什么？谁稀罕译本？这是原文版，是冰岛文本！冰岛文很独特，既丰富又简洁，其语法结构变化多端，而其词汇也意义丰富！”

“那不是与德文一样吗？”我兴奋地说。

“是啊，”叔叔耸了耸肩膀说，“但也有点不同，冰岛文像希腊文一样有三重性，名词像拉丁文一样有变化。”

“是吗？”我开始有点惊奇了，“那这本书的字体漂亮吗？”

“字体？你在胡扯什么呀，可怜的阿克赛尔！什么字体呀？你以为是印刷版呀？这可是一本手稿，傻瓜，是用卢尼字母（四世纪古日耳曼人所使用的一种文字）书写的。”

“卢尼字母？”

“是啊，你现在该要问我什么是卢尼字母了吧？”

“这个我懂。”我的自尊心不免受到了点伤害，没好气地顶了叔叔一句。

但叔叔并未动气，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听，只顾滔滔不绝地解释开来。

“卢尼字母嘛，”他说道，“那是早前在冰岛所使用的一种字母。据传说，还是天神奥丁（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主神，司掌智慧、诗歌和战争）所创造的呢！你来看看，无知的孩子，好好欣赏一番由天神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字母吧！”

说实在的，我真的是无言以对，真的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若真的跪拜，天神和国王们会高兴的，因为如此一来，他们也就不会觉得我出言不逊了。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中止了我和叔叔的对话：一张污秽的羊皮纸从书中滑落，掉在了地上。

叔叔眼疾手快地将它捡起来。他这么着急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他觉得一份古老的文件，藏于一本古旧书中已经年累月，当然是弥足珍贵的了。

“此为何物？”他大声嚷道。

他边说边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小张羊皮纸摊开在桌子上。这张羊皮纸长五英寸，宽三英寸，上面横向排列着一些似符咒般难懂的文字。

下面就是临摹下来的原文。我竭尽全力依葫芦画瓢地把这些古怪的符号记下来介绍给大家，因为正是这些古怪符号使得里登布洛克教授及其侄儿进行了一次十九世纪最为离奇的旅行：

Ж. АІІІІ	Г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ІІ

教授对这些古怪符号研究了片刻，然后将眼镜推到额头上说：

“此为卢尼字母，它们与斯诺尔·图勒松手稿上的文字一模一样！可是……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所谓卢尼字母，纯粹是一些学者创造出来难为人、捉弄人的，所以，当我发现叔叔弄不明白纸上的那些文字时，我确实是颇有点高兴的。我看见他的手指开始颤抖，而且抖得还挺厉害。

“这确实是古冰岛文呀！”他咬紧牙关自言自语道。

里登布洛克教授应该是能认识这些文字的，因为他精通多种

语言。如果说他并不能流利地说地球上的两千多种语言和四千多种土语的话，那他起码是懂其中的一大部分语言的。

面对这种困难，他的急躁脾气自然会表现出来。我已经预感到他那暴风雨就要袭来，可正在这时候，壁炉架上的钟敲了两下。

与此同时，女仆玛尔塔推开书房门说：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什么午饭？一边去！”叔叔大声呵斥道，“让做午饭的和吃午饭的都一边去！”

玛尔塔赶忙走开了。我紧随其后，晕头晕脑地坐在了我在餐厅里常坐的那个座位上。

我等了片刻，不见教授前来。据我所知，这还是他生平头一次放弃了神圣的午餐。而且，今天的午餐可真是丰盛至极啊！一道香芹汤、一道火腿煎鸡蛋和豆蔻酸馍、一道小牛肉加糖煮李子卤，甜食是糖渍大虾，佐餐酒则是莫赛尔葡萄酒。

我叔叔竟然为了一张破旧的纸片舍弃了这么美味的饭菜。说实在的，作为他的颇具孝心的侄儿，我觉得我有义务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他，把这顿午餐吃掉。我也真的是问心无愧地这么做了。

“我还从未见过这等事！”女仆玛尔塔在一旁嘟囔着，“里登布洛克先生竟然会不来用午餐！”

“真是不可思议。”

“这说明要发生什么大事了！”老女仆摇着头叨叨着。

但我却并不这么认为，不会发生什么大事的，除非叔父大人发现自己的那份午餐被别人吃得一干二净后大发脾气。

我正在吃甜食中的最后一只大虾，叔父大人突然一声大喊，打断了我品尝甜食的兴头。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了书房。